



那一瞬的温暖

□亢永安 赵笑雪

黄昏，让人隐隐怀着期待。马头琴忧伤的曲调，让街道变得古色古香，牵引着人们匆匆的脚步，也迎来了你和我。那一刻，我们同时进入那个音像店，也同时看见了彼此，忧伤便从你的眼睛跌落进我的灵魂。微微一怔，微微浅笑，瞬间，光芒撕开夜色，四下倾泻。

我们何其幸运，跨过时光的千山万水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，遇到了彼此。我们又何其不幸，读懂了彼此，却怅然错过。

这世间，所有的问题不过都是借口，所有的借口，只因无从把握。

寺院里，我跪在蒲团之上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深深低着头，虔诚无比。我的耳畔不断回响着一句诗“那一世，转山转水转佛塔啊，不为修来生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”。它不停地扰乱我，让我无法安心祈祷。我起身，转头看见你站在门外。暮色深深地淹没了你，你的目光是那般专注，有探究，有发问，有怜惜。我冲你一笑，便快步走出寺门。你和我并肩走着，沉默无语。终究不能沉默下去，我说，你知道，爱太伤人了，它的温暖，总是不经意间便让人泪流满面，即便过去多少年。所以，请你原谅我，不倾诉，不联系，不说爱，不说想念。

你从来都不知道，我是这般自私的女子啊，我一直将自己保护得很好，所以，我总是冷眼看别人上演着相遇与离别，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思念和哀伤。我又是这般清醒的女子啊，所以，这么多年我都能和你淡淡相处，而从不问你如何。我亦是这般敏感的女子啊，我一直都在你面前笑靥如花，所以，你总是不能看到我低下头时瞬间的失落和难过。

我们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走着，穿堂风擦身而过，向着四面的巷子奔跑。木阁楼、青石板路、大红灯笼，都是我喜欢的。我从不错过一家铺子，一件棉布衬衣、一条廉价的手链、一方丝巾、一双绣花鞋，都让我充满快乐。你望着我的笑容，错愕不已。我偏头笑着对你说，我是如此平凡的人，所以，沉迷于这样细细碎碎的快乐。

在一家临街的饭店，我们安静地坐着。店内到处贴着手绘的卡片，温馨而有诗意，轻音乐如水流淌，你却深深地叹息。我说，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如此放不下任性的我。你说，有些事情说不明白。

我低眉，人生本来就充满悲伤。因为，人都会老，会死。可是，于你，于我，于每个人，究竟有多少时光可以相爱，可以一起珍惜？

你隔桌握住我的手，说，你看，时光都在指尖流过，彼此的给予却依然那么清晰。所有的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，还是让我们靠在一起相互取暖，一直到天黑了，人散了，一直到我们相信还有爱，好吗？

整条街道都暗下来了，整条街道的红灯笼都亮了，有幽情，有古意，有沉静的暖。我轻轻点头。因为，我知道，能够记得的，便值得珍惜。

电子书当道的今天，我依然喜欢捧着一本书来读。那文墨书香，始终是读书人能够把握住的精神质感。

明代吴从先在《小窗自纪》中这样谈读书的环境：“读书霞漪阁上，月之清享有六：溪云初起、山雨欲来、鸦影带帆……远境不可描，适意常如图画。”试想，阁楼独坐，一盏清茶，几本闲书，偶尔向窗外眺望，溪云、山雨、飞鸟、帆影跃入眼帘，心旷神怡，超然有出世之感，宁静况味不由得让人沉醉。

曾经想，有一间自己的书房，四壁皆书，文竹兰草间隔，置榻其中，赏绿意阅华章；或大雪之夜，与三五知己对坐，围炉夜话，读书品茗。没有崇高的使命感，没有所谓的境界，仅仅喜欢就够了。

物质匮乏的童年，书籍对于我来说是奢侈品，除了课本，几乎没有其他读物。记忆里仅有的一次接触课外读物，是在上小学时，在舅舅家看到几本《儿童时代》，还有一本小说《青春之歌》。我顾不上吃东西，也顾不上玩耍，席地而读，浑然忘我。舅舅见我这般爱书，就把那些书送给了我。书被带回家后，除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轮流阅读外，还在我们各自的小伙伴中传阅，最终传回我们手里时，那几本书已是容颜憔悴。

书中人生

□贾春红

读中学时，课外读物逐渐丰富，但大多数人还是没条件购买，若哪个同学带一本课外书到学校，爱书者都会给书的主人打声招呼排队等着阅读，这本书必得在班里传上一遍。

因为后边有人催着，读书就不那么从容了，常常囫囵吞枣，看得快忘得快。

有个同学带了一本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，传阅到我这儿，期限只有一天，500多页的书，我白天要上课，课间几分钟也看不了多少，只好留待晚上读。

那一晚，我在母亲脚头躺着看书，鸡叫了三遍，母亲起床做饭，我才知道已经熬了一个通宵，好像还剩十几页没看完，便困得合上了眼。

至今，我仅记得书中女主角叫新月，但看这本书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

最近，因为家里新添置了书柜，我便把放在犄角旮旯的书一一整理出来，当目光触碰到一些熟悉的书名，沉睡的记忆瞬间复活，勾出一段关于买书的往事。

玛格丽特·米切尔著的《飘》是我买的第一本课外书，那是用攒了近几个月的零花钱买的。彼时我正在读中专，学校一个月补助生活费9.8元，家人再给一部分，我每个月总要想方设法从

牙缝里挤出一点钱留着买书。

由于痴迷读书，生活中吃与穿都成了次要的，把我认为有味道的书收入囊中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后来，我在同一家书店购买了《简爱》《呼啸山庄》《茶花女》《红与黑》……

捧起一本挚爱的书，思绪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起伏，生活的沧桑都被过滤在了文字之外。

求学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克扣生活费也要购书，购的还是新书，待到知晓柴米贵时，就退而求其次，到旧书摊上淘书。

每次上街，只要遇到旧书摊，我便挪不动脚步，总得淘回几本。用开水烫一下毛巾，抹点儿香皂，把书的封底封面和书脊仔细擦拭干净，晾干，晚上靠在床头随手翻开，手中的书还带着一抹淡淡的皂香。

凡迷恋文字的人读书都比较杂，或言情，或武打，或古典诗词，甚至药论、科普类的书也读，只要是兴之所至，皆入眼润心。这些文字会在心血里浸润，滋养了神经和脉络，内心便似有了依靠。

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。躲在热闹之后，埋首书卷香里，自得其乐。生活本该如此，何必担心追不上潮流？书中人生，安稳静好。



莲

□李冬梅

在九华山拜谒地藏王菩萨的肉身宝殿，需登八十一级台阶，寓意着人生要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。拾阶而上，每个台阶的左、中、右各有一朵莲花。导游说：“脚踩莲花，左边祈官运，右边主财运，中央一行莲花，是保平安的。”我选择走在中间，一步一朵莲花，不驻足，亦不回头。

寺庙里，莲花随处可见。有的菩萨脚踩莲台，有的手持莲花，有的做着莲花手势，还有的向人间抛撒莲花。寺庙里的建筑、桌围、香袋、拜垫之上，到处雕刻、绘制或绣着莲花图案。不知是佛境生莲花还是莲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禅意。

夏季赏荷最富有情趣。一碧万顷或是半亩方塘，总是浓淡相宜。莲，似有仙风道骨，生性随和，落地生根，且能快速蔓延。将一两个藕节，随手丢进池塘，两三年后就是满塘荷叶了。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

红。”荷叶和莲花都是看点。荷叶田田，有的高举如伞，有的浮在水面，姿态各异，色彩也略显出深浅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，更是曼妙玲珑。

清水睡莲，灯盏一般，漂浮着，流淌着，却又心系根茎，终究走不远。也有素色莲花，高高地擎着，从花骨朵到绽放的花朵，最后孕育成莲子，只等着来年羽化成莲。莲子不仅是滋补佳品，还可以做念珠，掐念一遍，可得千福。

世人爱莲花，古往今来，吟咏莲花的诗词歌赋，不可胜数。但无人爱莲能及周敦颐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此句最佳，千古独绝。

佛教印度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民间文学作品中，莲花都是美好、善良、圣洁、宽容大度的象征。胡兰成写过一本书《禅是一枝花》。我想，这枝花，非莲莫属了。莲与禅形影相随，“芙蓉出水禅心静”。莲花开放，清净内敛，不似俗世桃红，开得枝头颤动，热闹得有点儿嚣张。莲花瓣合

抱，如同虔诚祈愿的手掌，即便凋落，也必是掌心向上。听说，禅坐，就需要五心向上。

莲喜清净，一枝一朵，无藤萝缠绕，也无蔓枝相生。零星地点缀于清波碧荷之间，如同静修的禅僧。

禅境清幽，是适宜莲花生长的净土。禅性与莲性也是相通的。据《华严经》载，莲，在泥而不染，譬如在世不为世污；自性开发，譬如顿悟。莲秉性香、净、柔软、可目，譬如人间常、乐、我、净之四德。

莲不是俗世花，可以做莲一般风骨的人，必是入了禅境的。李白自诩“心如世上青莲色”，可惜他太过自负，空有青莲之名。倒是白居易形容得妙绝：似彼白莲花，在水不着水。

佛教有“花开见佛性”之说，这里的花即指莲花，说的就是莲花的智慧和境界。莲花好比一条船，渡人入禅界。

说莲就是禅，一点不为过吧？